

汇集《永乐大典》等2200余部古籍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——

数字化，让古籍触手可及

本报记者 吴丹

守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

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”，屠呦呦从古籍中获得灵感，由此发现青蒿素；在浩瀚古籍中寻幽入微，竺可桢绘制出一条物候变迁的曲线——“竺可桢曲线”，浓缩出五千年中华大地的冷暖变化图景。

卷帙浩繁的中华古籍，凝结着先人的智慧，记载着璀璨的文化，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。岁月不居，书阙有间，部分古籍正慢慢“老去”，褪色、脆化、腐蚀，甚至稍一翻阅就会损毁。

当古典古籍遇到现代技术，会产生什么奇妙反应？

一种“打开”古籍的全新方式

“初见”“流光”“惊鸿”“珠联”“缀玉”……点击网页上的标签，《永乐大典》的前世今生、编纂方法、历史价值等信息，伴随着动画音效，呈现于眼前。

点击页面右上角“阅读大典”，进入文本阅读平台。《永乐大典》原本影像与数字化文本相互对照，繁体文字随时切换。遇生僻词句，可选中文本，点击“查看引用”，出处清晰可考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，汇集先秦至明初各类典籍，被誉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但几经散佚，副本存世不及原书的4%。对学者而言，《永乐大典》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；对普通读者来说，古籍文本往往艰涩难懂，且接触机会不多。

如今，《永乐大典》高清影像数据库（第一辑）在古籍数字化平台“识典古籍”正式上线，免费面向公众开放。借助现代数字技术，厚重典籍浓缩在方寸之间，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，成为触手可及的文化资源。

“互动化、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更加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，沉浸式阅读体验拉近了古籍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。”“识典古籍”平台项目负责人之一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助理教授位通说。

自2022年10月上线以来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已陆续汇集经、史、子、集等2200余部古籍，面向海内外读者免费开放。该平台由北京大学与抖音合作共建，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免费、公开、稳定、快速、方便的检索和阅读古籍服务。

“识典古籍”平台项目负责人、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希望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能推动散落海外的中华古籍回流，促成古籍的开放共享。

核心阅读

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，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籍，可能需要300余年。古籍数字化迫在眉睫。一本古籍，如何从纸页“搬”到网页？广泛收集图像资料、利用现代技术精细化处理……自2022年10月上线以来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已陆续汇集经、史、子、集等2200余部古籍，免费面向公众开放，为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进行了有益尝试。

一次解决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尝试

古籍数字化为何迫切？王军算过一笔账：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，从1949年到2019年，共修复整理出版了近3.8万种，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籍，可能需要300余年。可以说，古籍修复速度赶不上老化速度。

修复整理，只是数字化的第一步。古籍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属性，修复好的古籍若只被束之高阁，后续研究就无法开展，更无法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价值。

因此，数字化是一场生产效率的变革，也是一次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尝试。

一本古籍，如何从纸页“搬”到网页？

进入“识典古籍”平台，平台设计者、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浩开始演示：“古籍的数字化分为两步。一是图像化，我们与海内外古籍收藏单位合作，广泛收集古籍数字化图像资料。二是文本化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字进行识别、排序、校对、结构整理、标点、实体识别等，对内容作精细化处理。”

杨浩上传了一页古籍图像，不一会儿，文字自动识别处理完成。古籍图像上显现出不同颜色的小方框，“每个方框对应一个文字，先切分再调整顺序。红色方框是提醒此处需要人工介入，来进一步判断和处理。”与此同时，古籍图像旁已自动识别出一



段文字，并可比照原图进行修改调整。杨浩继续解释：“这个过程中，主要使用了文字识别、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。文字识别技术，是对古籍数字图像中的文字进行单个切分，再进行文字识别和顺序读出；自动标点技术，是通过序列标注的方式对古籍自动进行现代标点；命名实体识别技术，则是通过序列标注方法识别出文本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书名、时间、官职等信息。”同时，在机器自动识别后，会有专人复查结果，进一步提升准确率。

据悉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文字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%以上，自动句读的准确率达到94%，命名实体识别在中古史料上的准确率接近98%。

“大部分古籍阅读平台或只提供扫描文稿，或只提供文本内容，有些商业数据库收费高昂，获取资源十分不便。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刘沐含说，“识典古籍”平台有着丰富的检索功能以及分类与年代筛选功能，可以辅助开展学术研究。

一个全流程的智能化整理平台

集纳展示古籍数字版本，不是“识典古籍”平台的全部。团队有着更大的设想——在一个平台实现古籍智能整理的全部环节。

“‘识典古籍’平台由两部分组成，前端是阅读平台，后端是古籍整理平台。”王军作了一个比喻，“就像是餐厅的前厅和后厨。”

目前，作为“后厨”的古籍整理平台，已经设定了团队管理员、书目管理员、审订员、整理员等各种用户角色。下一步，将吸引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、研究者，以众包校对、协同审核等形式，推进古籍整理项目和数据库建设，打造“古籍图像上传—文本校对—整理—高质量标记—文本输出”的全流程系统。

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刘钰昕，提前体验了一回“整理员”角色。

“希望能为损毁严重的古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2022年4月，看到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招募信息，刘钰昕第一时间报名，成为“识典古籍”平台的一名志愿者。

“我参与了《春秋左传注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古籍的校对工作。”谈及志愿工作，刘钰昕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，“印象最深的就是，为了制定魏晋南北朝官职标注规则，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，还详细翻阅了《文献通考》的‘职官考’二十一考。”

“新时代古籍事业发展，需要一批对古典文学、古籍保护、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流程都比较熟悉，又能将各方面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峰建议，应加强古籍学科理论构建和课程体系建设，编写适合新时代古籍工作需要的专业教材，并多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，以推进新时代古籍人才队伍建设。

“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有力证明，希望通过‘识典古籍’平台以及暑期工作坊、学术研讨等活动，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，向世界展示和传播我们的文化之美。”王军说。

新年伊始，杨浩写下了新的展望：“泱泱中华，历史何其悠久，文明何其博大。2024年，希望能收集更多古籍，提升整理质量，更好守护古籍这个文明之根！”

（厉焯参与采写）

以上图片均为“识典古籍”平台网页截图。

制图：张芳曼

新语

现实题材剧要重视时效性，聚焦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。如何更好地观照现实，在深入生活中获取更加丰富的养分，持续开掘创作的土壤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。我执导的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《小敏家》《小满生活》等现实题材剧，在主题和角度上有所延续，展现出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追求美好生活的拼搏奋斗。

以轻喜剧的方式化解问题，是我创作现实题材剧的一个方法。用调侃的方式表现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境，反而能够让观众产生温暖的治愈感。一方面，剧中人物的互动和对话，充满了喜感、幽默的元素。一些小细节和俏皮话的设置，也让观众感受到轻松愉快的氛围。另一方面，圆满的结局向观众展开一抹亮色，传递向上的力量。我们希望展现朴素的生活观与价值观，每一个普通人都在为生活而拼搏奋斗，一步步克服困境、奔赴理想。

从小切口、小事件、小人物出发，折射出日新月异的大时代——“以小见大”，是我创作现实题材剧一以贯之的追求。比起宏大叙事，我更喜欢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，看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展现人性的丰富性。塑造多棱镜式的人物，是我的美学追求。每个角色不是单方面扁平的，而是立体、多元的。剧情也好，题材也好，口子开得很小，伸进去很有深度和广度，看到人物相对宽广的内心世界，点点滴滴折射出时代发展、社会进步的万千气象。

近年来现实题材剧创作火热，许多优质作品引发观剧热潮、观众热赞。如此热度，对于创作者既是动力也是压力。我观察到，现实题材剧尤其是都市家庭剧的创作正面临瓶颈。题材扎堆、“撞车”，很多剧本在写重复的人物关系，甚至情节夸大、变形，故事悬浮。都挤在一条狭窄的路上，无法开拓创作广度。

创作需要扎扎实实深入生活、感知生活。细节是编不出来的，真实感与生活感恰恰通过细节本身流淌出来。要拍出有质感、不悬浮的电视剧，就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，沉浸式地体验生活。从生活中“打捞”出的柴米油盐，“勾兑”上鲜活的故事、细节、人物，才能更有烟火气、更加接地气。《小别离》播出时，有观众提出剧中演员一进门就换拖鞋，感觉很真实；《小满生活》里妈妈下班刚进门，孩子立刻到她兜里找礼物……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。导演的能力体现在还原现实，让剧集内外产生高度逼真的交叠、互动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有观众评论说，这部剧演的好像就是他的日常生活，很有代入感，这是对创作者最大的褒奖，也是我一辈子的艺术追求。

创作者永远在审美上寻找和观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。如何将感知的触角深入生活的每个角落，向更深处挖掘，向新角度开拓，创作出积极向上、催人奋进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，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时代课题。

我们都在寻找答案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导演）

纪录片《我们的新时代》开播

本报北京1月9日电（记者潘俊强）8日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的6集大型人文纪录片《我们的新时代》播出。

该纪录片以百姓视角展开讲述，《一路长安》《大街小巷》《一脉传承》《大城小事》《街里街坊》《东城有我》从不同角度切入六大主题，生动讲述北京在新时代的发展历程，折射出近年来首都重要的发展成就。该纪录片邀请各行业代表等参与讲述，通过一个个微观故事和一段段个人体验，为观众奉献有广度、有深度、有温度的影像记录。

天津发现旧、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

本报天津1月9日电（记者龚相娟）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：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青池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，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、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，出土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、磨制石器、陶器、骨器、兽骨等不同质地文物标本1000余件，为研究天津地区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。

天津考古部门曾于上世纪90年代对青池遗址进行过3次考古发掘，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。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，将天津地区人文史提早到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。

广西推出首部文物题材3D网络动画片

本报南宁1月9日电（记者张云河）8日，首部广西文物题材3D网络动画片《博物馆守卫队》推介会在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云发布厅举行。在活动中，“叶小空”“牛力力”“桃香香”3名文物守护小勇士帅气亮相。

该动画片以广西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为媒介，广西自然生态为背景，讲述一群勇敢、善良的小动物团结一心守护珍贵文物的故事，不仅科普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，还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。

首届楚雄时装周举办

本报昆明1月9日电（记者张驰）近日，首届楚雄时装周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举办。活动邀请来自国内外的代表团进行了1100多套传统民族服饰的展示和分享，共举办39场精品走秀。“非遗传承与发展”全国服装服饰论坛上，多位专家学者以彝族服饰发展为案例，探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和民族服装服饰产业化建设。

近年来，楚雄州建立起彝族产业工作专班，制定彝族服饰保护条例，整合多部门资源优势，加快形成产业发展合力。截至目前，楚雄州已培育彝族经营户538户，带动5.7万名绣娘在家门口就业，建成绣车车间77个、绣坊260个。

甘肃文县的孩子们通过音乐教育帮扶走出大山 歌声有爱 远山花开

本报记者 董洪亮 赵帅杰

2023年7月，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。身着长裙的女孩班琴立于舞台中间，自信唱响歌曲。来自秦巴山区的她没想到，能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，参加世界和平合唱节，还与小伙伴们一起捧回了儿童组金奖。

大大的眼睛，红扑扑的脸蛋，一笑便露出两个小酒窝。12岁的班琴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文县，推开门就是望不尽的绵延群山，10岁以前，她从未离开过家乡，“真希望有一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2021年秋天，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团长浴辉跟随中国记协来到文县东坝中学。“一支临时组成的合唱队用歌声迎接了我们，孩子们几乎是‘喊着’唱出来。”浴辉一下子被淳朴自然的歌声吸引，直觉告诉她，孩子们的嗓音条件不错，就是缺乏专业训练。“让我们来教吧！”浴辉脱口而出。

2022年7月，经过精心筹备，东坝童声合唱团成立，45名小队员绝大多数是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。浴辉和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们，带着为合唱团量身打造的新曲《大山里的孩子》，从东北来到甘肃，跨越2000多公里，在孩子心里播下梦想与艺术的种子。

从吐气发声到分声部合唱、从形体练习到动作表演，在专业老师指导下，这支零基础合唱团逐渐进步。几次授课下来，浴辉欣喜地发现，孩子们的音准更好了、音质更美了，动作也更协调了。

“沈阳距离文县很远很远，老师们很辛苦，每个月才能来一次，上完课就要赶忙往回走。”学生王春阳格外珍惜每次排练的机会，不仅唱得卖力，练得认真，有时一放学回家就先练习发声，演唱学过的歌曲。

东坝中学虽名为“中学”，实际上只有小学6个年级，学校有数名音乐老师，从教26年的王颖是其中之一。“原先上音乐课，伴奏一响，我们唱一句，学生唱一句，很少进行发声练习，想着让娃们把歌学会就行了。”每当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前来授课，她和同事们都帮着组织课堂，同时旁听学习。

“老师们通过吹悬浮球锻炼孩子们的气息，还用各种专业的方法进行教学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。”东坝中学年轻教师刘洋注意到，一段时间过后，孩子们不仅合唱水平有了明显提高，更关键的是，注意力更集中了，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。

2023年2月，合唱团受邀前往兰州录制节目。浴辉特意带着孩子们游中山桥、览水车园，每一处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。2023年7月初，在中国记协的协调帮助下，10名合唱团成员来到北京，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节目录制。

“在‘浴妈妈’帮助下，我的眼睛越变越大，装下了兰州、装进了北京。但我的眼睛也很小，当想表达感谢和感激的时候，却连一滴眼泪也装不下。”出国比赛前，班琴这样说。作为东坝童声合唱团的代表，她走进了世界级艺术殿堂，眼睛里“装进了维也纳”。

“音乐教育帮扶，为农村的孩子启迪心灵、陶冶情操、开阔眼界，让山里娃有出彩的机会。”浴辉说，自己还有更多计划——争取吸引更多音乐专业人士加入，利用寒暑假为农村学校培训音乐教师。

“大山里的孩子啊，多想走出那道山崖，数着夜空闪亮的星星，他要知道这世界有多大……”班琴情不自禁地再次哼唱起《大山里的孩子》。



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内，观众在参观。

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

本版责编：杨 暄 陈圆圆 陈世涵

深入生活开掘创作的土壤

汪俊